

湖南古代

H U N A N G U D A I X I Y I N

璽印

陳松長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湖南古代璽印/陳松長編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12

ISBN 7-5326-1676-2

I. 湖... II. 陳... III. 古印(考古)—湖南省 IV. K877.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0581 號

湖南古代璽印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16 印張 16 插頁 4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676-2/K · 273

定價: 200.00 圓

責任編輯

李賓

裝幀設計

汪溪

前言

湖南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在這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湘四水的秀美山川孕育了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而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正是燦爛的中華文明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湖南的早期文明，據現在的考古成果可追溯到距今30萬年前，當時的湖南已有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存在。而距今8000—7500年左右的澧縣彭頭山和八十壩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中發現的大量栽培稻穀，說明湖南乃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區之一。

湖南的商周文明因大量造型生動、鑄造精美的窖藏青銅器而聞名於世，湖南寧鄉更因出土過四羊方尊、人面鼎這樣罕見的青銅器極品而獲有『商代青銅器之鄉』的美稱。

湖南的楚文化積澱尤其豐厚，迄今所知唯一的一件楚帛書和現存最早的兩幅楚帛畫都出自湖南，而這正是楚文化內涵中最有代表性的精華所在。

湖南的漢代文明因馬王堆漢墓文物的出土而享譽海內外。

湖南在宋代開啓的湖湘學派更是流傳有序，人才輩出。

我們細數湖南值得驕傲的歷史，似乎與本書要講的湖南古代璽印沒有多大的關係，其實不然。儘管璽印在文物研究中屬雜項類的小門類，璽印的研究也不能與上述驚人的發現與研究相提並論，但不可忽視的是，燦爛的湖南古代文明正是湖南古代璽印產生的肥田沃土，而湖南古代璽印也是湖南古代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因此，我們講湖南古代璽印，自然不能離開湖南古代文明這個大的背景。

我們這裏所講的湖南古代璽印，是指從戰國到明清，除明清流派印之外的湖南出土、收藏的

歷代古璽印，這批古璽印之所以值得作一個專題來研究和介紹，是因為它有着其他地區所藏古代璽印不可替代的特點和價值。

首先，湖南有一批經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戰國、秦漢璽印，這些璽印因有伴隨出土的其他墓葬材料作參考依據，因此具有較明確的下葬年代，是古璽印斷代研究的重要參考尺規。

其次，湖南出土的漢代印章中，有一批湖南所特有的西漢滑石印，這些印雖都是殉葬用的明器，但其形制規模都一如銅印，而且其款識更有銅印所不能類比的多樣性和藝術趣味。

第三，湖南有一批宋元明清時期的官印和宗教用印，這些印因種種原因尚未認真地整理和刊佈，因此更具有較強的資料性和研究價值。

此外，諸如其他地區所罕見的戰國玻璃古璽、魏晉時期的好幾枚金印、最近考古發掘出土的楚官璽等等，都是璽印研究和篆刻愛好者所關注的重要內容。

有鑒於此，本人作為湖南的一個文物工作者，自然有責任和義務來整理和介紹這批湖南古代璽印，本書的目的也就是想在湖南古代文明的背景下，對湖南古代璽印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整理和介紹，對湖南所藏的歷代官印和道教法印作一次簡要的考訂和梳理，以期古璽印和篆刻研究愛好者通過閱讀此書，能對湖南古代璽印有一個比較明晰的認識，同時也能對湖南古代文明有一個多角度的瞭解。

2003.5.11 記於巴黎

目 錄

第一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出土與收藏

第一節 湖南古代史地沿革略說	3
第二節 湖南古代璽印的出土情況	5
第三節 湖南古代璽印的收藏情況	30

第二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種類

第一節 戰國古璽	35
第二節 秦代印章	46
第三節 西漢印章	49
第四節 新莽印章	85
第五節 東漢印章	87
第六節 魏晉南北朝印章	96
第七節 唐宋印章	109
第八節 遼金官印	126
第九節 元代印章	138
第十節 明清官印	148
第十一節 道教法印	166

第三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特色

第一節 有一批墓葬年代明確的古璽印	185
-------------------	-----

第二節	有一批獨具一格的兩漢滑石印	186
第三節	有數枚罕見而珍貴的金印	188

第四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研究

第一節	湖南古代璽印的研究簡述	193
第二節	湖南出土璽印的分期研究	194
第三節	官制的考訂與研究	203
第四節	史地的考訂與研究	206

第五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鑒賞與辨偽

第一節	印鈕欣賞	213
第二節	印文賞析	215
第三節	古璽印辨偽的方法	240
第四節	古璽印辨偽舉例	242

結束語

參考書目

後記

第一章



湖南古代璽印的出土與收藏



第一節 湖南古代史地沿革略說

湖南地處華中地區，北與湖北隔洞庭湖相望，南與廣東相鄰，西接貴州、四川，東連江西，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

湖南在戰國時期屬楚國，長沙更是楚國的南方重鎮。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用郡縣制。漢承秦制，現湖南所轄的地域在漢代分屬於古長沙國、桂陽郡、武陵郡和零陵郡，這些郡、國所轄的許多縣名，都曾被湖南歷年所出土的印章反復印證過。這裏，我們無妨先將《漢書·地理志第八》中的有關段落節錄於下：

“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爲國。莽曰填蠻。屬荊州。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縣十三：臨湘，莽曰撫睦。羅，連道，益陽，湘山在北。下雋，莽曰閭雋。攸，鄱，承陽，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昭陵，茶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聲鄉。容陵，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

“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屬荊州。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縣十一：郴，耒山，耒水所出，西南至湘南入湖。項羽所立義帝都此。莽曰宣風。臨武，秦水東南至滇陽入匯，行七百里。莽曰大武。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陽，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鄱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過郡二，行九百里。陽山，侯國。曲江，莽曰除虜。含涯，滇陽，莽曰基武。陰山。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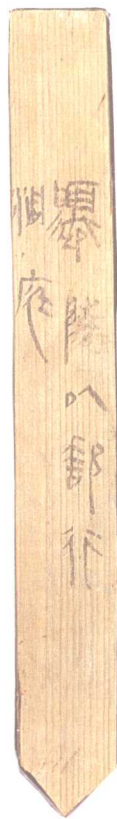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荊州。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萬五千七百五十八。縣十三：索，漸水東入沅。孱陵，莽曰孱陸。臨沅，莽曰監元。沅陵，莽曰沅陸。鐔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遷陵，莽曰遷陸。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會亭。西陽，義陵，鄱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陽，充。西原山，西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屬荊州。戶二萬一千九十二，口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縣十：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鄱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營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泠道，莽曰泠陵。泉陵，侯國。莽曰溥閭。洮陽，莽曰洮治。鍾武。莽曰鍾桓。”

這些郡、國、縣名，除桂陽郡外，其他多見之於已出土的璽印、封泥和簡牘之中，例如武陵郡所屬的西陽，就被最近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出土的“西陽丞印”封泥



“西陽丞印”封泥



湘西里耶秦簡

所印證，至於如“索、孱陵、臨沅、鐔成”等縣則多見之於湖南出土的西漢滑石印，而“遷陵”之名，則在湘西里耶秦簡中反復出現。2003年12月，又在沅陵的窯頭古城址的戰國晚期地層中出土了一枚銅質“元陵”火烙印，這既證明沅陵這個縣治在戰國末年已經設置，而且說明在戰國晚期，沅陵之名可能就寫為“元陵”，到秦設置郡縣時纔寫成現在的“沅陵”。

湖南之名，一般來說，是因地處洞庭湖之南而得名，但史書上作為分置的地域名稱，最早乃叫“荆湖南路”，這見之於《宋史·地理四》：

“荆湖南、北路。紹興元年，以鄂岳潭衡永郴道州、桂陽軍為東路，鄂州置安撫司；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為西路，鼎州置安撫司。二年，罷東、西路，仍分南、北路安撫司，南路治潭州；北路治鄂，尋治江陵。”

這裏的“潭州”，即今之長沙。在此之前的隋唐五代，湖南之名尚未出現，當時湖南的疆域尚劃歸江南道統管。南宋紹興二年(1132)所劃分的荆湖南路管轄的範圍，已初具湖南的雛形：

“南路。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軍一：武岡。監一：桂陽。縣三十九。南渡後，增茶陵軍。紹興三十二年，戶九十六萬八千九百三十，口二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七。”

湖南在元代隸屬於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在明代劃歸湖廣布政司統管，至清康熙三年(1664)纔獨立劃為湖南布政使司。《清史稿·地理十五》：

“湖南：《禹貢》荊州之域。明屬湖廣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撫。清初因之。康熙三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為湖南省，移偏沅巡撫駐長沙。雍正二年，改偏沅巡撫為湖南巡撫，並歸湖廣總督兼轄。七年，置永順府，升岳州之澧州。十年，升衡州之桂陽州。乾隆元年，升辰州之沅州為府。嘉慶二年，升辰州之乾州、鳳凰、永綏三廳。二十二年，置晃州廳。光緒十八年，置南州廳。領府九，直隸廳五，直隸州四，屬州三，縣六十四。東至江西義寧；三百五十里。西至貴州銅仁；一千七百三十五里。南至廣東連州；八百二十里。北至湖北監利。三百五十里。廣一千四百二十里，袤一千一百五十里。北極高二十四度四十九分至二十九度三十七分。”

湖南現在下設十四個地級州市，它們分別為長沙、湘潭、株洲、益陽、常德、岳陽、衡陽、郴州、懷化、張家界、湘西自治州、邵陽、婁底、永州。從古代璽印的出土情況來看，長沙、常德是出土戰國、兩漢璽印最多的兩個地區。

第二節 湖南古代璽印的出土情況

上世紀50年代以前，湖南古代璽印的出土情況，有文字可查的資料僅見於商承祚先生所著的《長沙古物聞見記 續記》（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版），在該書中，商先生有如下的記載：

“漢石印一則

見石印六七於蔡氏，皆出漢墓，官印一作‘長沙□長’，長沙二字正刻，□為地名，苦思不得，字尚工整。身後繳還原印，故刻石殉，如樂浪王盱王光印之以木也。”

按，商先生所說的“蔡氏”，即湖南省博物館的原職員蔡季襄先生，上世紀50年代以前，他以做古董生意稱名於長沙，50年代以後在湖南省博物館工作，1980年去世。書中所說到的官印即“長沙祝長”印，這一點，商先生在《長沙古物聞見記 續記》中就有過解釋：

“四月十日

彭佑定鴻持漢石印一方來，已破為二，曰‘長沙祝長’，‘祝’作‘祝’，然後悟前記所載之‘長沙□長’亦‘祝’字。此當為不識多體篆文之匠人所刻。三年縈紆，一旦豁然，急留之為佐證。”

商先生所說的這兩枚“長沙祝長”印尚不知着落。但在湖南省博物館藏未編出土號的漢印中也有一枚“長沙祝長”滑石印，從款識看，應與商先生所記的彭定鴻所持的石印差不多，但商先生說該印“已破為二”，因此顯然不是同一枚印。

除了這則漢石印的記載之外，商先生還在《長沙古物聞見記 續記》的“四月五日”中有這樣的記載：

“閔翁主墓在東南門外三里牌柳家大山，二十七年發現，墓甚大，銅器甚多，且有鑲金器。往歲在季襄處見數件，有銘文。聞彼得一赤金印，有‘翁主’二字。……劉翁主墓亦甚大，唐佑曾得‘劉翁主’三字長方赤金印，重五錢一分，歸季襄。其他銘文器予尚未見。”

此外，在商先生所列“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藏長沙古器物目錄（第二次採訪所得）”的“丁類 石”中，列有十枚印，它們是：

五三	合浦太守章	漢	五字龜鈕
五四	長沙司馬印	漢	四字瓦鈕
五五	益陽長印	漢	四字瓦鈕
五六	連道長印	漢	四字瓦鈕（反文）
五七	長沙祝長	漢	四字瓦鈕（破為二）
五八	文冉武印	漢	四字龜鈕
五九	周文印	漢	二字瓦鈕
六〇	龜鈕印	漢	字偽
六一	瓦鈕印	漢	無字
六七	葉陽巨長		瓦鈕



長沙祝長



合浦太守章



葉陽巨長

這十枚印藏於金陵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1996年，為紀念商承祚先生誕辰九十五周年，湖南省博物館編輯出版了《湖南省博物館文集》第四輯，其中收錄了商先生的遺稿“璽印萃”，其中上述八枚漢印的墨拓本粲然在錄，此外還有如下幾枚注明是長沙出土者：

- 1) 呂受 玉質，壇鈕，出長沙漠墓，藏寒齋。
- 2) 黃□ 盛買 銀質，穿帶，出長沙戰國墓，王獻唐藏。
- 3) 劉智 金質 李信 銀質 圓頂橫穿，出長沙漠墓，殆鴛鴦塚。



黃□ 盛買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其中的“葉陽巨長”的“巨”字應該是“阜”字的俗體字，“黃□ 盛買”穿帶印的文字不類戰國古文，應非戰國墓所出。而“合浦太守章”則時代較晚，漢置合浦郡，治徐聞，後漢徙至合浦，即現今的廣西合浦縣，其地處南海之濱，與長沙相隔遙遠，因此，該印很可能不是長沙所出，而是商先生在長沙的文物商估中所購得，故一併列為長沙漠墓出土之物。

上世紀50年代以後，湖南的出土文物都是經各級文物考古部門進行科學考古發掘所獲得的，因此，湖南的出土璽印也不例外。但是，由於各種歷史原因，這些出土文物都隨不同的考古部門而分散藏於不同的地方，這裏，我們僅就相關的考古報告和已集中發表的湖南古璽印資料和論文作些介紹。

早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7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遣以夏鼐為隊長的工作隊來長沙配合建設工程進行發掘工作，在三個多月中，工作隊先後在長沙的陳家大山、伍家嶺、識字嶺和五里牌、徐家灣等地發掘了古代墓葬一百六十二座，其中屬於戰國和西漢前期的墓葬共一百座，漢代的墓葬四十五座，唐宋的墓葬十五座，時代不明者兩座。其中在伍家嶺260號戰國墓中出土有戰國銅質私璽一枚，《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7年8月版）中描述：



商璽

“銅印(260:15)，長寬均為1.1厘米，篆書陽刻橫文‘商璽’二字，璽即璽，古文從火從土通用。”

按，此璽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其璽文曾收錄於《古璽彙編》3198號，按照古璽的一般讀法，該璽應釋讀為“當庶”二字，“當”讀為“適”，姓氏。（參見何琳先生的《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9月版）此外，從拓本看，此璽的文字不是陽刻，而應是陰刻的白文。

除此之外，還在五里牌401號墓中發現一枚龜鈕“劉驕”銀印，在五里牌405號墓中出土一枚“熊子見印”、“熊□信印”兩面穿帶銅印。這兩枚印都屬於長沙西漢後期墓中出土，《長沙發掘報告》中描述：



劉驕

“銀印(401:119)，正方形，龜鈕，龜的頭部指出文字的方向，文字係‘劉驕’二字，劉字係陽文，驕字係陰文，長寬各1.9厘米，連鈕高1.42厘米。”並指出，劉驕當是長沙王的親族，據《漢官舊儀》“中二千石、二千石，銀印青綬，皆龜紐”的記載推定，劉驕其人當官至二千石或中二千石。



熊子見印

“印章(405:1)，正方形，兩側各有一條凹槽，無鈕，兩面

都有文字，一面是‘熊子見印’，另一面是‘熊口信印’，都係陰文，長寬各1.5厘米，厚0.6厘米。”

從形制上看，這其實是一枚兩面穿帶銅印，所謂凹槽，其實是穿孔，只是銹蝕堵塞而已。這兩枚印現在也應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關中侯印

1964年4月，由湖南省博物館主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湖南省文物圖錄》，該書主要彙集了1964年以前湖南省歷年出土的古代文物，其中集中發表了湖南出土的戰國楚璽十四枚和1957年長沙陳家大山20號晉墓出土的“關中侯印”金印一枚。

從1964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湖南各地出土的古璽印資料多散見於各類考古文物期刊或報章上，一直到1978年，周世榮先生纔在當年的《考古》第4期上，以《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為題，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沙出土的近百枚漢印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和分析。他在文章開篇就闡述了這批漢印的價值和意義：

“建國以來，長沙出土近百枚漢印，除印文殘損不清或者本來就是沒有文字的明器以外，計有官印二十八枚，私印二十九枚，肖形印一枚。這些印雖是隨葬用的(過去叫‘密印’)，但印文中刻(鑄)的官職、地名和人名，尤其是古縣邑名，經初步調查，不少地區至今還保存故城遺迹，如馬王堆《地形圖》中的八個古縣邑，其中有一半見於長沙出土的漢印，而且大部分有故城遺迹可考。這說明通過漢印的整理，不僅幫助我們瞭解當時長沙諸侯王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以及歷史地理的大致情況，而且結合歷史事件也可以進一步瞭解漢代鞏固中央集權制(如郡縣制等)的一個側面。同時，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也是西漢初期篆隸書體演變的重要實物資料。”

周先生的文章分三部分展開，第一部分是“長沙西漢印的形制和分期”，第二部分是“印文中反映出的長沙郡國制度”，第三部分是“印文提供的地理資料及有關地理的考證”。文章中較有資料價值的是附有三個表。

長沙出土西漢官印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質地	印文	鈕式	尺寸(厘米)	出土位置	相對年代
1	74·馬王堆墓2	鑲金銅印	長沙丞相	龜	2.2	內槨中(已擾動)	呂后二年(前186)
2	74·馬王堆墓2	鑲金銅印	軼侯之印	龜	2	內槨中(已擾動)	呂后二年(前186)
3	55·魏·墓8	銅	上沅漁監	瓦	2	頭部	景武之際
4	60·窯·上·墓1	石	宮丞之印	壇	2.1	墓室正中	文景之際
5	60·楊·鐵·墓7	石	官司空丞之印	鼻	2.4	墓室中部	文景之際
6	55·侯·中·墓18	石	長沙僕	鼻	3×2.8		景武之際
7	59·下·墓6	石	御府長印	鼻	2	墓室中部	文景之際
8	55·潘·墓2	石	長沙頃廟	鼻	2.9×2.7	左手處	景武之際
9	54·杜·坡墓2	石	靖園長印	鼻	2.9		景武之際
10	56·冬·墓39	石	家丞	鼻	2.2×1.2		文武之際
11	60·楊·鐵·墓6	石	逃陽令印	壇	2.2	足部	文景之際
12	60·楊·鐵·墓6	石	洮陽長印	壇	2.6	頭部	文景之際
13	54·陳·墓1	石	臨湘令印	鼻	2.8	左手邊	武帝時

接上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質地	印文	鈕式	尺寸(厘米)	出土位置	相對年代
14	53·子·墓23	石	廣信令印	鼻	2.4		武帝時
15	52·杜·墓801	石	故令印	龜	2	墓室中	武帝時
16	58·楊·墓3	石	武岡長印	鼻	2.2	左手邊	文景之際
17	54·魏·墓4	石	春陵之印	鼻	2.5×2.1	頭部左側	文景之際
18	54·魏·墓4	石	茶陵	鼻	2.6×1.8	左手邊	文景之際
19	60·子·墓2	石	桂丞	壇	2.2×2	墓室中部	武帝時
20	60·楊·南·墓8	石	冷道尉印	鼻	2.3		文景之際
21	54·月·墓25	石	陸糧尉印	壇	2.4	頭部左側	文景之際
22	未編號	石	臨沅令印	覆斗	2.1×1.8	長沙近郊出土	文景之際
23	未編號	石	西陽長印	鼻	2.4×2.2	長沙近郊出土	文景之際
24	未編號	石	羅長之印	鼻	2.5	長沙近郊出土	文景之際
25	未編號	石	長沙長	鼻	2.1	長沙近郊出土	文景之際
26	未編號	石	臨湘丞印	鼻	2.4	長沙近郊出土	景武之際
27	未編號	石	長沙祝長	鼻	2.2	長沙近郊出土	文景之際
28	未編號	石	長沙司馬	鼻	2.6	長沙近郊出土	景武之際

長沙出土西漢私印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質地	印文	鈕式	尺寸(厘米)	出土位置	相對年代
1	56·黃·墓41	銅	黃惑	鼻	0.9		秦漢之際
2	54·窯·墓25	銅	龔義	壇	1.1		秦漢之際
3	56·裕·墓105	銅	吉僕	壇	1.3		秦漢之際
4	56·衛·墓1	銅	僕平	壇	0.9		秦漢之際
5	53·子·墓34	銅	黃鑄	鼻	1.2×0.7		秦漢之際
6	採集	銅	蓋鄭	鼻	1		秦漢之際
7	採集	銅	屈適	鼻	1		秦漢之際
8	採集	銅	黃禹私印	瓦	1.2		秦漢之際
9	54·窯·墓21	銅	王	帶鉤	1.5		秦漢之際
10	74·馬王堆墓2	玉	利蒼	覆斗	2	頭部郭箱內	呂后二年(前186)
11	72·馬王堆墓1	木	姜辛追	覆斗	2.7	漆奩內	文景之際
12	60·楊·鐵·墓6	銅	蘇將軍印	龜	2.1		文景之際
13	60·楊·鐵·墓6	玉	蘇郢	覆斗	1.3		文景之際
14	58·楊·鐵·墓3	玉	陳平	覆斗	2.1		文景之際
15	56·黃·墓29	玉	石賀	覆斗	2.3		文景之際
16	56·黃·A·墓27	玉	周誘	覆斗	2.2		文景之際
17	74·咸家湖墓1	玉	曹嬖	覆斗	2.2	槨室內	長沙定王發前後
18	74·咸家湖墓1	瑪瑙	曹嬖	覆斗	1.9	槨室內	長沙定王發前後
19	74·咸家湖墓1	瑪瑙	姜嬖	覆斗	2.1	槨室內	長沙定王發前後
20	57·左·皮·墓18	玉	陳問	覆斗	2.3	墓室中部右方	文景之際
21	59·新·墓1	瑪瑙	桓啓	壇	2.4		文景之際
22	54·新·墓7	石	門淺	壇	2.7		文景之際
23	59·下·墓3	玉	謝李	覆斗	2.4		武帝時
24	52·桂·墓801	銅	劉當居	穿帶	2		武帝時

接上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質地	印文	鈕式	尺寸(厘米)	出土位置	相對年代
25	54·新·墓54	銅	鄧弄	壇	2.3	墓室中部	武帝時
26	59·顏·墓972	銅	陳壽	瓦	1.7	墓室中部	武帝以後
27	52·黃·墓21	銅	周廣	龜	1.7	頭部	武帝以後
28	59·黃·墓2	石	都武	鼻	2.3		武帝以後
29	54·杜·墓10	銅	陳禹	鼻	1.7	頭部	武帝以後
30	53·窯·墓6	銅	曹漢	瓦	1.5		武帝以後

長沙西漢墓出土無字印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質地	鈕式	尺寸(厘米)	出土位置	相對年代
1	54·楊·墓16	琉璃	覆斗	1.5	墓室前端近中部偏左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2	59·楊·墓7:4	玉	壇	1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3	53·羅·墓5	玉	楔形	1×0.5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4	53·月·墓54	玉	覆斗	2.1	室中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5	52·年佳湖·墓869	石	壇	2.2	墓中右側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6	52·寶塔山墓12	石	覆斗	3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7	54·古·墓14	石	鼻	3	頭部正中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8	54·掃·墓14	石	覆斗	2.2	頭端右側與陶“金餅”在一起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9	55·燕·墓10	石	鼻	2.8		西漢初至文景之際
10	52·年佳湖·墓881	石	鼻	2.3	頭部	武帝及其後
11	55·月·墓9	石	獸形	2.8	共二枚,頭端右側	武帝及其後
12	55·燕·墓16	石	鑽尖	2.6	墓室中部與陶半兩錢在一起	武帝及其後
13	56·子·墓67	石	鼻	3.1	墓室正中	武帝及其後
14	59·下·墓7	石	鼻	2.6		武帝及其後
15		石	鼻	2.7		武帝及其後

應該說，這些表格給我們提供了建國以來至 20 世紀 70 年代末長沙出土西漢印的較詳細的情況和資料，而這一時期湖南西漢印章的出土情況也在這三張表格中得到了具體的介紹和描述，因此，這篇建國以來首次對湖南出土古代璽印的專題報告也就頗為古璽印研究者所關注和重視。

自 1978 年以後，再一次對湖南出土璽印作詳細介紹的是 1991 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一書，雖然此書所收璽印的範圍僅限於湖南省博物館所藏，但建國以來湖南省出土的古璽印大部分都藏於該館，因此，該館所藏的湖南出土古璽印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該書的編者高至喜、陳松長在《前言》中指出：

“湖南省博物館藏璽印中極為珍貴的是有 70 多枚經科學考古發掘而出土的戰國楚璽和漢墓中的古璽印章。這批璽印因有共存的隨葬物為其參證，故可以較為準確地判斷這些璽印的年代。同時，亦可以為研究璽印的演變發展提供可靠的斷代參考資料。”

有鑒於此，編者在書後以“本書所收湖南出土古璽印章的墓葬情況及同墓隨葬器物一覽表”為題，詳細地排列了七十四枚古璽印的墓葬情況和隨葬器物以及墓葬的時代。

湖南出土古璽印章的墓葬情況及同墓隨葬器物一覽表

順序號	印文	墓葬號	墓 坑		隨 葬 器 物		璽印出土位置	墓葬時代
			形 制	長、寬、深(米)	陶 器	其 他		
1	大 廩	1956年長沙焦公廟M9	土坑豎穴	2.74×1.12 現存深1.27	鼎、敦、壺	銅鏡、鐵片	頭部	戰國
2	區夫 相 錄	1956年長沙甘家沖M7	土坑豎穴	2.54×0.92 現存深1.84	鼎、敦、壺	鑲金器	頭部偏左	戰國
3	登 (鄧) 臚	1953年長沙黃土嶺筆笠坡M11	土坑豎穴	3.14×1.97 現存深3.5 有一頭箱、一左邊箱	鼎2、敦2、壺2	銅鏡、銅劍、銅矛、銅鼎足3、銅器片、銅工具		戰國
4	苛 膳	1953年長沙南門二〇三工廠M1	土坑豎穴	2.72×? 現存深3.62	鼎2、敦2、壺2	銅劍、銅戈		戰國
5	黃 鑄	1955年長沙魏家堆M3	土坑豎穴	2.40×1.16 現存深2.46 有一邊龕	鼎2、敦2、壺2	銅劍、銅鏡	邊龕內	戰國
6	張 女	1955年長沙湯家嶺M4	土坑豎穴	2.44×0.6 現存深1.28 兩側有臺階	鼎、敦、壺	銅劍首	墓中腰部	戰國
7	某 蜀	1953年長沙東塘M4	帶墓道 土坑豎穴	3.60×2.20 現存深4.50 殘存櫟底板，有頭箱和右邊箱	鼎2、敦2、壺2、豆、鹽、勺、餅	銅劍、銅鏃9、銅帶鉤、銅盆、銅勺、銅砧碼5、銅天平盤2、漆盒、漆卮、漆弓、木俑6、木梳2	頭箱	戰國
8	張 瑤	1954年長沙桂花園M33	帶頭龕 土坑豎穴	2.80×1.20 現存深1.90	鼎2、盒2、壺2、豆2、盤、盂、勺、鉢	銅鏡、鐵條	頭部	戰國
9	愆 行	1953年長沙月亮山M26	帶頭龕 土坑豎穴	2.56×1.00 現存深1.30	鼎、敦、壺	銅劍、銅砧碼2	頭龕內	戰國
10	敬 上	1956年長沙左家公山M24	帶頭龕 土坑豎穴	2.20×0.65 現存深0.30	鼎、敦、壺	四山紋銅鏡、銅砧碼3	二顆印均在頭龕內	戰國
11	敬 (尚)	1956年長沙左家公山M24	帶頭龕 土坑豎穴	2.20×0.65 現存深0.03	鼎、敦、壺	四山紋銅鏡、銅砧碼3		戰國
12	中 身	1956年長沙左家公山M41	土坑豎穴	2.80×1.90 深不明	鼎4、敦4、壺4	銅鼎、銅盆、銅鏡、銅鏃、玻璃珠		戰國
13	敬	1959年長沙柳家大山M33	土坑豎穴	2.76×1.66 深不明 尚殘存木櫟底板	鼎2、敦2、壺2、盤	銅劍、銅鏡、銅帶鉤、銅鏃5、銅矛(附木柁)、漆羽觴18、漆奩蓋、木梳、木弓、竹髮簪	腰部	戰國
14	陽 緩	1954年長沙窯嶺M9	土坑豎穴	2.55×1.16 現存深0.45	鼎2、敦2、壺2	銅劍、龍鳳紋銅鏡	頭 部	戰國 晚 期
15	邇	1955年長沙掃把塘M2	帶頭龕 土坑豎穴	3.60×2.14 現存深0.90	鼎2、鈚2、勺3	四山紋銅鏡、銅劍、銅帶鉤、銅砧碼5	腰 部	戰國 晚 期
16	黃 惑	1956年長沙黃土嶺M41	土坑豎穴	2.70×1.78 現存深1.20	鼎2、豆3、盒2、壺2	銅劍柄、鐵碼子	腰 部	戰國 晚 期